

一个华侨教师看中国“撤点并校”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

2010年02月22日 08:46 来源: 中国青年报 <http://www.chinanews.com.cn/edu/news/2010/02-22/2130233.shtml>

一刀切政策忽略了“方便学生就近入学”这一前提

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蒋帅

20多年来,杨贵平的足迹遍布中国贵州、云南、宁夏、山西、河北、内蒙古等10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及学校,见证了“撤点并校”给贫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。最近几年间,她将对“撤点并校”的担忧时时挂在嘴边——裁撤生源少、设置在偏远地区的教学点,将几个学校合并成一个中心校,以集中优势教学资源,这一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,但实施过程中的简单的一刀切,导致了一些农村孩子失学,进而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乡土文化的瓦解。

落实政策重点放在了“撤点并校”,忽略了“方便学生就近入学”这一前提

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,从1998年到2007年,全国小学数量减少了47.50%。在撤并过程中,撤并力度最大的恰恰是贫困山区的小学。

杨贵平注意到,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,在响应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”政策时,重点放在了“撤点并校”,而往往忽略了“方便学生就近入学”这一前提。

山西吕梁是杨贵平几乎隔一两年就要去一次的地方,2005年一则关于该地区的报道显示,“短短两年,农村小学由205所调整为94所,复式班和单人校全部取消”。

报道没有提到的是,这些被撤并的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,多为一村一校,村与村之间距离远。把学校撤并的直接后果是,这些村的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,就要长途跋涉离家住校。

事实上,2001年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就曾指出,农村小学和教学点“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,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,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”。

在各地调查时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杨贵平心痛,“撤点并校后,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,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,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;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,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,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。为了安全,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,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,有的家庭举家搬迁,既影响生产,又增加负担。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,务农或打工。”

杨贵平至今清晰地记得,在贵州走访时听到的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哭泣:“好远哦,走得脚痛,怕!”

北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对此深有同感。这位局长告诉杨贵平,自己无力改变政策,但是在自己的任上,学校肯定不会撤,“因为孩子太小”。

然而3年后,这位局长退休,这个县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。

在中心校上学,费用比村小高得多

从2001年起,“两免一补”政策开始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,“两免”是免书本费、免学杂费,“一补”就是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。

然而，杨贵平调查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“两免一补”后，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，“原因就是撤点并校”。

杨贵平为“撤点并校”前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做了一次精确的统计。

在河北省某县，李村小学是中心校，辐射周边多个村落，很多学生寄宿；而张村小学实行就近入学。调查显示，住宿制学生年消费 1580 元，包括住宿费 140 元，吃饭 1300 元，交通费 240 元；而就近入学学生每天在家里住宿、吃饭，年支出只需要 440 元，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。

在人均收入不足 700 元的贫困农村，“馒头一个 1 元”，这样的数字让杨贵平心惊肉跳，学生如何负担得起中心校高昂的伙食费？

“饿，没有钱买。”杨贵平访问过河北一个小学的学生，这个 8 岁的孩子，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在一些中心校，因为学生突然增加，学生宿舍一下子变得非常短缺。

杨贵平在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几间教室改成宿舍，地是泥巴地，窗子没有玻璃，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，要睡两三个孩子。学生们自带的被褥多半单薄破旧，到了冬天根本无法抵御寒冷。

在杨贵平走过的地方，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岁，一切生活都要自理。一些地方甚至没有食堂，没有人为学生做饭，住校的学生每人自带一个小炉子，清早起来，用自带的树枝烧火做饭，天天吃白饭和酸菜汤。

有些父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举家搬离故土。在山西，一些家长告诉杨贵平，“如果在乡下还有地可以种，现在到了大村镇，没有办法，只有下煤窑。”

与中心校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落寞的村小。

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，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“村村有小学，乡乡有初中”为原则。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 2.5 公里之内，以便学生就近上学。

而今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，或被废弃不用，或贱卖为私房，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。

据湖北的媒体报道，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，建起了 76 所希望小学，而今 58 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、养猪养鸡，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，或一片荒芜。

“这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不是孤例。”她说。

学到的价值观是“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”

除了生活上的困扰，学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国学校的通病——应试教育。

“撤点并校”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，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。而这种优质教育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？杨贵平发现，学生的分数是唯一的答案。

寄宿在中心校，孩子离开了父母，离开从小生长的乡村，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和不到两个小时的课间休息及运动，其他的时间就是背书、做作业。

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“有一个好成绩，以后可以考上高中，上大学”。

然而，许多农村老师反映：“不管我们怎么拼命，学生成绩还是上不去，课文太深，和学生生活不结合，学起来困难。”

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农村的杨贵平有着这样的观察：农村的孩子早当家，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和农活，烧饭、带弟妹、挑水、喂猪、种菜等等。在劳动中，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，培养了勤劳、动手的习惯，也培养了对土地、对自然、对家乡的感情。

可当孩子们集中住校以后，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，学到的价值观是“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”，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。

“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轻视劳动，不会劳动。”一些家长在接受杨贵平访问时常常感慨，“读书越多越懒，越不会干活。”

在杨贵平看来，在农村，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标准，只有应试一个目标，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。

乡土中国走向凋零

多次的实地调查让杨贵平见证了一个个中国村落的凋零。

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，原有100多户人家，村里有个小学。学校被撤了后，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，仅仅两年间，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，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，土地也荒废了，“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，最没有办法的。”

一个北方乡村，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学有一至五年级。撤了五年级后，9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。四年级学生的家长，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。村主任眼见学校办不下去，村子就要死了，于是四处奔走，希望能保住学校，保住这千年的古镇。

对于这种变化，杨贵平有着更深刻的思考。在她看来，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，学校的老师是最被尊敬的，孩子则给乡村带来了欢乐和希望。撤了学校，村里没有了中心，多数时间里没有7岁以上的孩子，一些年轻父母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村庄。

“一个村没有了学校，没有了孩子，没有了年轻的父母，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。”

杨贵平对此充满忧虑：孩子六七岁就离家住校，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应试教育。可10年寒窗苦读后，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%，但这些孩子很难再回到农村。而离开土地的父母，在城镇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样渺茫，他们再回农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。这些孩子，这些父母，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庄，他们的前途在哪里？